

le, 7 hu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s Adantes, 7 huim
 co, 7 bu Clerigo.
 ay 7 amay donos
 13 o Day.



葡語作家叢書

nte feito
 entrao
 em nob
 molher



翻譯·姚京明

新生



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

德·安德拉德

EUGENIO DE ANDRADE

O OUTRO NOME DA TERRA

SÉRIE LITERÁ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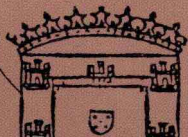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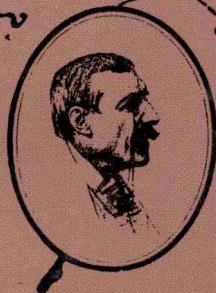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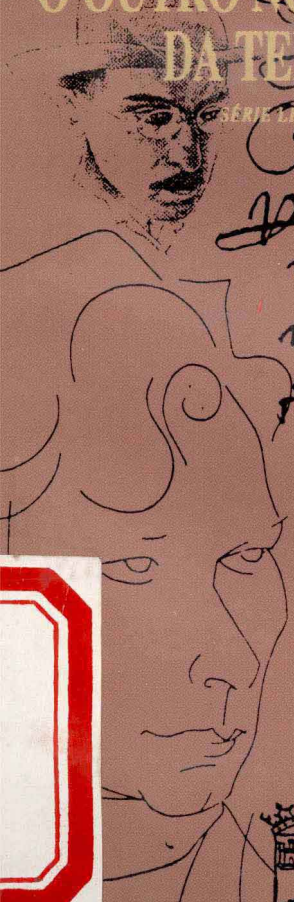
*Uma nova
 terra
 que se muda
 e se muda
 e se muda*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東方葡萄牙學會贊助部份經費

2

文學系列



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

評介：費爾南多·馬丁紐

新生

翻譯：姚京明

EUGÉNIO DE ANDRADE
O OUTRO NOME
DA TERRA
SÉRIE LITERATURA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東方葡萄牙學會贊助部份經費

(冀)新登字 003 號

Título: O Outro Nome da Terra (1988)

書名：新生

Autor: Eugénio de Andrade

作者：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Patrocínio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 / 花山文藝出版社
東方葡萄牙學會贊助部份經費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2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二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Yao Jingming

中文翻譯：姚京明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Fernando Martinho

評介：費爾南多·馬丁紐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a Edição bilingue: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4

第一版(雙語)：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 972-35-0154-6

葡語作家叢書

新 生

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 著

姚京明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45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4.5 印張 9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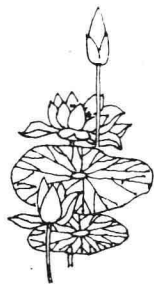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4.00 元

ISBN 7-80611-228-6/I·199



Alfred Bergin's sketch
Jan. 1962
P. Bergin

评介： 作家及作品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1923年1月19日出生在葡萄牙内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7岁时进本村的学校读书，后去省府白堡就读，不久又先后赴里斯本和大学城科英布拉继续学业。1939年至1945年一直在科英布拉生活。1946年迁居里斯本，在卫生部任行政官员。1950年定居北方省府波尔图市，直至今日。

他于1942年发表第一本诗集(后来予以否认)，1945年发表第二部诗集《纯洁》。1948年发表的《手与果实》奠定了他诗人的地位。自此笔耕不辍，著作包括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

他不属于当代任何一家文学流

派，但他并不漠视这些文学流派的存在，他的作品与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思想总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与反抗1936年至1947年期间统治葡萄牙的法西斯制度的新现实主义更是合拍。

他和一些主张用文学来参与社会的作家一道为文学刊物（《诗刊》、《顶点》、《新地》）撰稿，虽然他的作品并没有明显的社会性，其主题往往是田野自然。不过，在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发表反对限制言论自由的作品，他其中的一部诗集就题为《禁语》（1951），颇意味深长。

他的诗歌主题主要是自然和人，如书名所示：《手与果实》（1948）、《水的前夜》（1973）、《大地走笔》（1974）、《鸟的门槛》（1976）、《关于这条河的回忆》（1978）、《太阳》（1980）、《新生》（1988）。

《新生》（1988）曾荣获葡萄牙作家协会诗歌大奖，这是该会第一次颁发此种奖项。作者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当时已届65岁，即将从他工作了35年的卫生部退休，他在该部的社会医疗部门任监察。他在波尔图市生活了差不多40年，以后还将在此生活下去。现在这个城市有一个以他的名义设立的基金会。虽然他一直在波尔图市生活和写作，但他从未忘记他南方的家乡，从未忘记与他的母亲共度的时光，他的诗始终充满着阳光和土地的芳馨。

在《新生》中，诗人依旧没有离开他以往的主题，他让记忆重温那在他的童年打下深刻烙印的土地、风

光和人物，同时他还以充满阳光的心怀关心着一个孩子的成长。这个孩子给他的生命注满了新生的活力，使他回到了他在南方的家乡度过的充满发现和快乐的童年时光。这个孩子是诗人的养子，这本书就是写给他和其他人的。这些人都是与诗人密不可分的人，如卷首的献词所言，是使大地变得更加温馨的人。诗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诗人以难以掩饰的热情描述了孩子的成长，后两部分则由32首诗组成，笔墨集中在诗人如何面对他的现实，如何面对他依旧被强烈的“愿望”所震撼的“行将倾倒”的躯体，同时还难以忘怀地回忆了那曾是“夏天的知音”的童年，追溯了灿烂的阳光和大自然在他的生活中留下充实和美妙印记的时光。

翻开诗集，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诗人对梦的执著追寻和对新生的希冀；诗人怀着一颗爱心，目睹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也就萌生了重新开始生命之旅的憧憬。此时，大地，这一诗人始终不忘吟诵的四大主题之一，有了“另一个名字”，它陪伴着另一个孩子的成长，已不再毫无变化地沉睡在“丢失时间的时间”里。孩子的生命使诗人重新相信并投身梦中那片“高高的云”，同时也提醒也曾拥抱过童年的他，人的生命自呱呱坠地便与大地和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总有一块圣地可以让孩子们躲开时间的杀手，使他们沐浴在初始之辉中，这就是童年的记忆。此外，诗人虽身在闹市，远离了童年中的“太阳”和“南方”，但在与孩子

共度的时光中再次学会了“快乐”之道。他向孩子学习如何驱赶现实的“阴影”，如何保持快乐的心境，以及如何保持继续创造梦境的活力。他的梦来自自由不羁、生命力难以抑制的“骏马”和“小狗”、来自“沙丘”的无垠和它纯净的剪影，来自冷秋和寒冬冻不死的青春朝阳。

诗人浓笔抒写的主旨一目了然，即诗人感觉到“人是一个悲伤的家园”，愁肠寸结，心灵破碎。然而，诗人在朦胧的意识中，依旧感受着“生命”，这是希望再生的动力；诗人并不愿意他“心中的阳光”死去，虽然这是“废墟上”的淡淡阳光。其实，诗人依旧对生活满怀爱情，满怀“双倍的爱情”。依偎着所爱的胸膛，诗人斩断愁肠，走进温柔之乡，重新对生活甘之如饴。《炉火边》一诗的结尾有一个喻示性形象——“一只梦中逐兔的狗”。在这首诗以及诗集的其它诗中，狗的形象象征着对生命自由而强烈的热爱和对生活绝对而完全的投入，除了爱情再就是对那些寄托着他生命的大地的记忆使他看到了美妙和丰满的光明，这是他无法拒绝生活的理由。他念念不忘那温馨无比的大地，因为那是他的“家”。在家中，他感到生活的充实；在家中，象征着初始的“晨光”总是“洒满窗棂”，犹如《小波斯猫》中的那只猫咪，把他的“余生”变成了节日。他不属于“北方冰冷的河水”；他对目睹他出生并影响他一生的大地忠诚不二，这注定他只能像一只“年青无比的鹰”，只属于“另外的气流，另外的天

空”。诗人用鹰的形象来比喻他对独立不羁的境界的渴望，这渴望是燃烧不熄的火焰。此外，对诗人来说，一睹某种形式的完美和幸福峰顶的秀色也就意味在其中消溶、迷失和“死亡”（见《微笑》一诗：“我相信是微笑，/是微笑打开了门。/这微笑含苞着明媚的阳光，/令人销魂地走进去，/脱掉衣服，/裸露出躯体。/在微笑里，人们去奔跑，去航行，或者去死亡。”）

当诗人进入博大精深的境界，这种对死亡的向往会以不可超越的刚烈形象表现出来（见诗集中最后一部分题为《南方》的诗“夏天里，有一堵墙。/广场上，唯一的存在/是鸽子和石灰色的热浪。/倏然间，寂静耸动起鬃毛/向大海奔去。/我曾想：我们应该这样死去。/这样死去：轰然中魂系云天。”）。但在诗集的最后一部分诗中，重要的并不是“夏天”的阳光，相反是一个无情的“冬天”渐渐走来，带着另一种“如此高大”、“如此洁白”、“如此嘶哑”的死亡的形象。对一个始终饱吸记忆之泉的诗人来说，死亡的意识是与“没有记忆的时光”形影相随的。至于诗人在《墓志铭》中所写的并不仅仅指他自己，但他用极为痛苦和失望的语言写出了“世界的玫瑰”无可挽救的凋零。

费尔南多·马丁纽

1994年5月1日于里斯本大学文学系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诗人的主要作品

Poesia

诗歌

- Primeiros Poemas*, 1977
As Mãos e os Frutos, 1948
Os Amantes sem Dinheiro, 1950
As Palavras Interditas, 1951
Até Amanhã, 1956
Coração do Dia, 1958
Mar de Setembro, 1961
Ostinato Rigore, 1964
Poemas (1945–1965), 1966
Obscuro Domínio, 1972
Véspera da Água, 1973
Escrita da Terra, 1974
Limiar dos Pássaros, 1976
Memória Doutro Rio, 1978
Matéria Solar, 1980
O Peso da Sombra, 1982
Branco no Branco, 1984
Vertentes no Olhar, 1987
O Outro Nome da Terra, 1988

Prosa

散文

Os Afluentes do Silêncio, 1968

Rosto Precário, 1979

Traduções em chinê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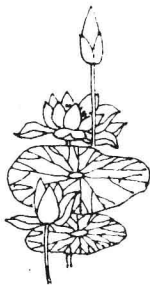
译成中文的作品

《情话》(葡中双语对照诗集)

翻译及选编:姚京明

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0

作者给译者的一封信



尊敬的姚先生：

我当然没有忘记你，虽然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你把在北京翻译发表的我的诗作送给我；另一次是在澳门驻里斯本联络处，我们一起参加我的诗集《情话》的发行仪式。新年之际，你又告诉我，你已把我的诗集《大地的新生》翻译成中文并邀我为其写序。我该说些什么呢？首先，我要说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同中国读者见面，因为远在三千多年前，“一个天性质朴、情感细腻的伟大民族就把诗歌视为表现其智慧的最崇高的形式”。^①

也许你不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古希腊诗歌和我们的友情谣曲一样，东方诗歌是令我百读不厌的；

① Paul Demiévisle 所编《中国古代诗歌集》（作者原注）。

尤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王维，很早以前就俘虏了我。我之所以喜欢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我们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无法比拟的区别，而是恰恰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音节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心有灵犀。

在一位中国诗人的手里，一支墨笔可以天马行空、任意挥洒，每一个字都同时传达着乐感和画意，呼唤着人去与天地合二为一。这种多元化的实践是无法移植到我们的语言中来的；当然，对于一个仅凭阅读翻译作品而对中国诗歌艺术略知皮毛的人来说，比如说我，要想洞悉其玄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令我欣慰的是，我还是闻到了李白那格律复杂的诗句所散发出的清湛感人的气息，比如在他的一首诗中，两友分别，相对无语，惟闻骏马嘶鸣^①。如果让我在所有的诗中选择的话，我会对这首诗情有独钟，因为这首诗的真实是具体的，它以恬静洒脱的形式烘托出一种精神境界。这对西方来说，即使是百般努力，也是无法企及的。在我的诗歌中，人与自然的总是被吟诵的主题，因此，对我来说，东方诗歌最诱人之处是其可把外部世界化为心灵的风景。关于这一点，歌德曾对爱克曼讲过，但蒙塔莱的表达最贴切：在东方文化中，“崇尚自然的人和艺术本身就是自然”^②。在中国，贡戈拉或马

① 指李白《送友人》一诗。

② Giorgia Valensin 所编《中国抒情诗集》（作者原注）。

拉美式的诗歌是没有大好前途的。

中国诗歌的迷人之处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表现手法的精炼，语言的雅俗兼容，对蜉蝣生命和逝者如川的时间所表现出的敏锐感悟，超脱尘世的意旨以及于完美的质朴中显现俊爽豪宕的气势。不仅如此，中国诗歌还注重表现惊叹、愤懑、恐惧以及兵乱所带来的贫困的题材，尤其是吟咏友情的主题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一些此类诗中，离别的痛苦被描写得淋漓尽致，这在其它诗歌中是很难见到的：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①

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能通过你友谊的手，抵达了“万物源于斯”的东方。也许我紧贴大地、脱超尘世的诗句所传达出的质性自然会融入你的语言之中；也许一些魂灵，只要屏息谛听，依旧会听到雨的喧响或预感到山雀的啁啾。

谨致
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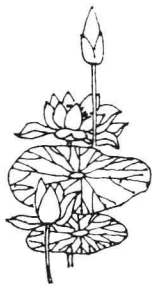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1993年1月13日于波尔图

① 可能是《诗经》里的这几句诗。

星星自会落入心怀

——译者的话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1923 年生于葡萄牙北部一乡村小镇，先后在里斯本和科英布拉读完中学，1946 年开始在里斯本一家公共卫生部门工作，1950 年迁居波尔图市至今。他虽未生于书香门第，但自幼喜爱文学，尤其爱读惠特曼、里尔克、洛尔迦等，这使他很早就能“触摸着静寂的脉搏”，于涂着白石灰的村舍、葱茏伟岸的白杨树和牧羊人忧伤的眼神中搜寻诗意。1942 年，他的处女作诗集《青年》问世，之后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他始终在为自己的内心而写诗；对于他，生命的形式就是诗。他好像

躺卧在清风爽月的清澈之中，执著地向人们指点着星星的行程，为人们描画着河中的风帆，呼唤着人们用自己的心灵去与大自然进行沟通。物质社会的剥蚀使人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人们似乎越来越漠视他们赖以生存的并为他们带来活力的阳光、土地和海洋，常常为微不足道的功名利禄而辗转反侧，痛苦不堪。于是诗人走来了，他会用沾满草叶和露水的双手抚摸我们焦灼的额头并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灿烂的阳光、澎湃的大海、果实的呼唤和打开门扉的微笑是不会死去的。诗人追求的是纯洁而空灵的人生，它没有铜锈，也无奢侈，超脱而自在，蕴蓄着不甘沉沦的潇洒和精神世界的博大。

对自然与人的吟咏始终是诗人贯穿如一的主题。诗人怀着款款深情，追求澄澈明净的生命体验，用纯净的语言捕捉着自然与人内心的律动，用超现实的手法营造着一个天人相通的感性世界。他超脱但绝不是旁观者，他是一株扎根于泥土的大树，用自己“血液里的喧响”催萌着一枚枚绿叶，向人们昭示着人类虽有摆脱不掉的精神危机，但只有爱和自然才能使人类走出精神的荒漠，而这是人类最急需需要的：

“急切需要爱恋，

急切需要海上有一条船。

急切需要消灭某些词汇；

仇恨、孤独、暴虐、

少许的哀叹、

如林的刀剑。
急切需要创造欢乐。
成倍地增加亲吻和收获。
急切需要把玫瑰、河流寻觅，
还有那明亮的晨曦。”

诗人是醒着做梦的人，因而注定是孤独和悲伤的。然而孤独和悲伤不是生命的唯一形式和目的，而是应该把它们化为观察世界的眸光并以此获取更广阔的空间。安德拉德是孤独的，也是悲伤的，但他从不沉溺于孤独和悲伤而难以自拔。他面对一切都保持着一种达观而怡然的心境，知道如何“登上忧愁杆头的最高处/把白昼的金辉/摘取。”站得高，也就看得远，诗人也因此能够超出狭小的“自我”，以宽大的胸怀和十分平静的口吻说：

“凝视得久了，
星星自会落入心怀。”

有位诗人说：“语言是诗人的敌人，也是诗人凭借的武器，因为诗人最大的企图是要将语言降服，而使其化为一切事物和人类经验的本身。”安德拉德就是这样做的，他把诗歌语言的完善看成是诗人自我完善的过程之一，从而使葡萄牙语在他的诗中被提炼得纯净而又简洁。他的诗有行云流水的通畅，朴素自然的比喻和任意驰骋的想象，能够使人们如梦初醒地体验一种全新的感觉：

“你们会看到，顷刻，